影海生涯

李翰祥

上

影海生涯

原名：三十年细说从头

李翰祥 著

上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影海生涯

原名：三十年细说从头

李翰祥 著

下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编　　辑：永安人　刘大敏
封面设计：徐步功

影海生涯

李翰祥

责任编辑　肖瑞连
农村读物出版社　出版
江苏扬中县印刷厂　印刷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　发行
850×1168毫米1/32　印张：31　插页：8　800千字
1987年8月第1版　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00,000
书号：8267·158　**每套（上、下册）定价**：8.90元

DB33/102

抱羊上树与骑虎难下

小时候喜欢听相声（上海人叫滑稽），经常是两个人说的对口相声，不过，也有一个人说的“单口”，和三五个人合说的“多口”。相声讲究四个字：“说”、“学”、“逗”、“唱”。“学”又讲究：“进”、“做”、“象”、“真”；“唱”又讲究：“精”、“巧”、“短”、“美”。两个人在台上一说一逗，台下就笑声震耳，笑不可仰，说笑破肚皮是假，但真能笑得肚子痛。

记得相声里有一段儿“羊上树”，甲乙两人都说乡下话，连说带唱，怪声怪调：

甲：闲来无事下南乡。

乙：树木榔林长成了行。

甲：松柏枝叶多么好看。

乙：树上站着一只羊。

甲：你若问那只羊它怎么上的树啊！

乙：怎么上的树呢？

甲……

于是甲就开始卖关子了，山南海北，东拉西扯，张家长，李家短，七个碟子八个碗，叫听众一边纳闷儿，一边笑着听他白话。这一段不长也不短，最后当然要说明“羊是怎么上的树”，不过要在乙认了师傅，叫了无数声“爹”之后，才抖这个包袱。

甲：你若问这羊是怎么上的树呢？

乙：啊，它不会爬，不会跳，怎么上的树呢？

甲：是啊，它不会爬，不会跳，怎么上的树呢？

乙：爹啊，它到底儿——怎么上的树呢？

甲：傻小子，俺的儿啊！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乙：啊！爹！

甲：是俺把它“抱”上去的！

其实台下的听众，都不知听过多少次了，甚至于自己都会说了，但是，听到此处仍是笑不拢嘴，看着两个傻小子在台上出“羊”相，真有点不亦乐乎。

说到此地，一定有人不明白，李翰祥的《三十年细说从头》，怎么说起“羊上树”来了？众位有所不知，我写《三十年细说从头》，正是“羊上树”啊；你若问我这“羊”是怎么上的树呢？说瞎话是孙子，我是叫拜托我写稿的老朋友谢家孝连拉带扯“抱”上来的。抱上树还好，偏偏抱我上了虎背，如今骑虎难下，不从头细说，恐怕还会有大刑侍候呢！“居必择邻，交必择友”，此之谓也。诸君交朋友可要当心哪，尤其是新闻界的朋友，动不动就叫你“羊上树”，让你出洋相。

两年前写了一篇《我与林黛》，替“我”惹了周身蚁，有很多人咬文嚼字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大兴问罪之师；有许多人鸡蛋里挑骨头，说我用“鹤立鸡群”这句成语另有所指；又有一位专栏作家老气横秋的说：李翰祥的那篇“嘢”（广东话，“东西”之谓）如何如何。这一次重上虎背，免不了横冲直撞，尤其是“羊上了树”更比鸡犬升天厉害，那位专栏作家如果站在树下的话，可真要领点“嘢”了。而今算算自己来香港入影圈，不多不少的正好三十年，就用这个大题目，写写小文章吧！所见所闻，免不了风花雪月，声色犬马。为了读者的兴趣，行文或许略带戏言，但绝无诳语；文中必然有涉及同业诸“公”诸“婆”小姐先生之处，在下敬业乐群，谑而非虐，绝无不敬之意，就算幽了一默，何妨一笑置之。好，闲话就此打住，听我细说从头吧！

1948年的7月，熊佛西校长主持的上海市立剧校，委托马彦祥先生在北平招考，正式考取了多少名我不清楚，只知道马先生

特别推荐了三个学生：一个是在蓝鹰剧团演《清宫外史》光绪皇的张之伟，一个是在《结婚进行曲》中演黄宗英丈夫的钟高年，另一个是在综艺剧团演《棠棣之花》中的侠累和盲叟的李翰祥。

以前和马彦祥先生有过接触，因为他是全国剧作家协会驻北平的代表，我是艺专综艺剧团的团长，剧团演出陈白尘的《岁寒图》和《离离草》，都曾为了版权问题找过他，但都是以电话连络的，三言两语就把问题解决了，大家从没有见过面。不过，对他的身世倒也略知一二：马彦祥，字燕翔，浙江鄞县人，前"北平故宫博物院"院长马衡之子，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，是著名剧作家洪深的得意弟子。在上海时，与潘汉年、袁牧之从事戏剧运动，曾在"中央电影摄影厂"任编导、"国立戏剧学校"任教授，著作有《械斗》、《讨渔税》等。

"书卷气"与"输倦气"

第一次见到马先生是在一个晚上，为了投考剧校的事特别去听听他的意见。他家住在东城，是一所清静古朴的四合院。一个男佣人招呼我到他的书房，房里布置得相当雅致，紫檀的座椅，衬着方台、条案，完全是传统的摆法，靠墙是十几个红木镶玻璃的书柜，都摆满了线装书，中间圆台下铺着蓝底白花的地毯。还没等看清墙上的字画，他已经由后院出来了。他穿着黑色长袍踏着白千层底的黑呢鞋，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，大概40多岁，好象听说他一度是影星白杨的丈夫，于是觉得他文静潇洒之外，更显得格外的风流俊俏，尤其当他坐在红木书架前的时候，更加的满脸都是书卷气。

这印象较深刻，所以我到了40多岁的时候，也喜欢穿黑色的长袍，也买了十几个红木书架，坐在前边问张翠英："怎么样，够不够潇洒，有没有书卷气？"张翠英是杭州人，说话直爽，答

得干脆："你呀，潇洒不足，草莽有余，直接了当的说，就是强盗扮书生。人么长得傻大黑粗，还喜欢穿黑衣服，难怪张彻要在报上写你不会穿衣服了，我宁愿你穿得跟他一样的老阿飞似的，还显得象个导演样，至于书卷气么，现在倒没有，不过你由澳门回来那几天倒满脸的输倦气。"

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我把来意告诉马先生，他笑了笑，很简单的说了一句："你还要考什么？我介绍你去吧！"

我心里想，大概我们几次演出的剧本版权费，交得既清楚而又迅速的关系吧！就凭这句话，我到了上海。

可能是周璇的一首时代曲给予了我莫大的影响，总觉得上海不仅是一个十里洋场、灯红酒绿的地方，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天堂，不信，有歌词为证：

"上海呀，本来呀，是天堂。"

于是我在1948年的9月23日，打点行囊，辞别了高堂，乘火车到天津，转搭四川轮到了纸醉金迷不夜天的天堂——上海。

天堂是有钱人的天堂，我这个穷学生，只能进学堂。在学校里认识了同班上的金蕾，又由金蕾认识了他的女朋友、田汉的女儿田玛莉，再由田玛莉的关系认识了田汉。于是我发现了田汉的一个秘密。

是影片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在大光明戏院首映的那天，剧校的先生同学都在被请之列。学校租了两辆没棚的公共汽车，说穿了就是大卡车，不过车上多了两排长凳，学生们站着，先生们坐着。田玛莉替我介绍他爸爸田汉，我毕恭毕敬的鞠了个躬，他笑都没笑的点了点头。他的脸好长，嘴也好长。对这位风流才子，可真是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了，不过今日一见，也不觉得怎么样，相比之下，那可是凌波的丈夫"金"汉好看得多了。不过我始终不明白，他的脸拉得那么长干么，难道要演西门庆（西门庆的脸倒不长，演西门庆的杨群，脸可不短）？后来我才明白，坐

在他身边的一位胖太太，原来是田玛莉的母亲、田汉的正夫人。

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，的确拍得回肠荡气，感人肺腑。看完了，很多人都热泪盈眶。瞧田汉的脸拉得更长了，执行导演郑君里慌忙迎上去，想听听田老大的意见。田老大紧握着穿米黄色西服的郑君里的手："很好，很好。"郑君里用手一拢长发："哪里，哪里。"手一放，头发又掉了下来，等再说"哪里，哪里"的时候又拢一拢。我当时想，如果他的头发不掉下来怎样"哪里"，多干的慌。

玛莉的妈哭得最伤心，眼圈都肿了。郑君里赶紧上前招呼，他刚一拢头发，胖太太就给了他一句："男人都不是好东西！"然后瞪了田汉好几眼，把胖拳头捏得好紧，好紧。

在天台游乐场听评弹

在大厅堂里看见了吴茵，看见了舒绣文，看见了蓝马和上官云珠，也看见了白杨。她们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雍容华贵。吴茵看样子也不过三十七八，白白胖胖，珠圆玉润，和银幕上苦口苦面的"老太婆"完全两个人。她们身边都围满了人，握手的，道贺的，对着白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也难怪，白杨的确演得太好，自然，淳朴，象真有其人，实有其事，简直可以说炉火纯青。吴茵和舒绣文，当然也演得不错，不过偶尔仍有些舞台腔，斧凿痕，而白杨没有。记得在北平看过曾是她丈夫张骏祥所导的《还乡日记》，她也演得好。

提起了张骏祥先生，又想起马彦祥，他们二位在当时的戏剧界还真是"一时俊彦"。我名字里倒也有个"祥"字，不过家谱的排行是"翰"，如果不是"翰"，我也俊彦一番了。

我没有看过白杨和赵丹合演的《十字街头》，但经常注意她

的花边新闻，我为她的演技倾倒，成了她的影迷，象集邮一样存她的照片，记她的小传。她原名叫杨君莉，是出了名的三小姐，在北平考进联华演员训练班第五期，和陆露明同学，也进过唐槐秋的中旅剧团，演过《少奶奶的扇子》。

最近看见香港《大公报》登着他们全家福的照片，喜气洋洋，温暖可羡。照片上白杨仍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，一共四个人，她与她现任的丈夫蒋君超和两个孩子，在四人帮的浩劫之余，仍能如此这般"天伦乐"，真不容易。

在剧校上课的时候少，逛马路的时候多，南京路由头走到尾，再由尾走到头，四大公司的天台游乐场，出一家，进一家，大世界里听完了双簧，看完了杂耍，再听听梆子腔。

有一天逛到霞飞路，一家百货公司外围满了人，店里灯光闪闪，好象在拍电影。挤到前边一看，果然不错，导演何非光，正在拍《出卖影子的人》。演员是严俊，只见他穿着大礼服，戴着大礼帽、白丝巾、白手套，鬼鬼祟祟的由后边跑出来，东张西望了一会儿，骤然间身形一矮，躲过迎面走来的小姐，然后一个箭步，溜到墙角，探头窥视。动作干净，举止潇洒，难怪后来在香港红了半边天，形成"一王四后"的局面。

自从那天，接连跑了几家片厂（敌伪时期，上海的片厂有四家：丁香花园的新华，福理履路的国华，康脑脱路金司徒庙的艺华，和徐家汇的联华。后来合并为中华电影公司，改为一二三四厂。胜利后丁香花园归还业主，国华改为中影，艺华改为中制，联华则租给昆仑和文华），不管有戏没戏，我都象观光客似的，按图索骥，一家家的游览，有陈迹，也有新貌。可是，上得山多终遇虎，有一天在徐家汇的片厂里，险些惹上麻烦。

经验告诉我，片厂门口都故作神秘的写着："片厂重地，谢绝参观"。不过，不必管它，只要你说得出名堂，照样可以通行无阻。所以我到了门口，故作熟门熟路的吹着口哨，昂首阔步朝

里就走，把门儿的对我还挺客气，把手一拦：

“找谁？”

“剧校的。”

“我问你找谁？”

“我是剧校的学生！”

“学生，学生不念书，到这儿来干么？”

“啊……我……我找人。”

“谁？”我朝院里看了看，远远走出一个人，我认得出他是经常在电影里演乡绅、经理、县太爷之类角色的姜修，于是我顺口就诌了一句：

“找姜修。”

“什么关系？”

“干么，查户口啊，他……他是我舅舅。”说着朝里一招手，大声的叫了一声——“舅舅”，故意把语音合混成“舅舅”与“姜修”之间。这一声果然有效，远处的姜修也没等看清楚是谁，反正礼多人不怪，也把手举了举。他这一“高抬贵手”，我就混进去了，此一去非同小可，嘿嘿，塞翁得马，焉知非祸！

东窗事发溜之乎也

每个片厂门里，都有一个通告牌，注明那棚拍那组戏，何时开拍，摄影师、演员、导演的名字；今天牌上只有两张通告，一张是昆仑公司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的“特技”，布景是黑衬布，导演是蔡楚生，执行导演是郑君里，演员只有一个人，陶金。另一张通告是文华公司的《太太万岁》，旁边注着：“补戏”，布景是“监房一角”，导演是桑弧，演员是崔超明。在北平看过陶金、白杨的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，是史东山先生导演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的，所以对陶金的印象比较深。崔超明也恍惚有些印象，好象在石挥、张伐、童芷苓演的《夜店》里饰演赖皮匠，因为戏份不多，也就记不大清楚了。

首先进了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的影棚，没有布景，只有一块又高又长的黑衬片；陶金穿着一身漂亮的白西装，打着黑领花，留着小胡子，跪在地上张着垂涎三尺的嘴，嘻皮笑脸的举目前视，忽然象有人召唤，他应了一声，爬行几步。可能是位置很难吻合，这镜头拍了有十几次，陶金也就爬了十几次；他循规蹈矩，一声不响的依着导演的要求，爬来爬去，敬业乐群的精神，实在可佩。（以后看了戏，才知道他原来爬向舒绣文手中的皮包。）

再到《太太万岁》的棚里，布景只有一酒吧那样大小，搭的是个监房，崔超明站在里边，好象和探监的什么人讲话。导演桑弧，矮矮小小斯斯文文，穿着长袍，手里拿着剧本，态度和蔼可亲，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满脸霸气。他轻声细语的问了问摄影师，“好了吧？”摄影师点了点头，他说了一声好，又说了一声“来”，机器就开始转了。和我后来看见程步高先生沉着脸，一脑门子法国留学生的“摩托”（Motor），李萍倩先生神清气爽的“锐地”！（Ready，预备），以及方沛霖先生大喊大叫的“开——麦——拉”，迥然不同。

崔超明站在铁窗后面，讲了几句话，这镜头很顺利就拍完了。导演说了声收工，大伙儿刚准备走，忽见姜修气急败坏的由外跑了进来。

“桑弧，看见我外甥了么？”

我知道东窗事发，赶紧溜之乎也，躲在布景板后面。

“怎么，八爷，你外甥不见了，什么样儿？”

“说是剧校的学生，长得瘦瘦高高，黑咕隆冬的。我从小就六亲不靠，由天津到上海，一直是孤家寡人，不知道哪儿冒出个

外甥来，我又成了舅舅了？真他妈的遭改，他舅舅的。”

我在布景板后大气都没敢出，反正我只有一个舅舅，外加着死了十几年了，你爱怎样办就怎么办吧。

后来，要不是沈浮导演出来解围，我还真够瞧老大半天的。

天无绝人之路遇沈浮

我一直躲在布景板后面，直到人都散了，才敢出来。不过，在门口附近转了几个圈儿，都没敢往外走，因为我舅舅——姜八爷——在门口“候”着我呢，大有死约会——不见不散——的意思。那时候还没有地下火车，要有，我真希望片厂里有个车站。

还好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这时候从门外进来三位先生，为首的身材高大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原来是导演《圣城记》和《追》的沈浮先生，与布景师一起来看《希望在人间》街道搭景。我忙不迭的赶上一鞠躬，叫了声沈先生。他看了看我，象见了亲人似的，手握得紧，脸笑得欢。

“好吗你了，好久不见了啊？”

一口尖圆音不分的天津话，听着还真亲切。

“可不是，好久没见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这个……你姓……姓这个……”好，原来不认识！

“我姓李。”

“噢！对，你是这李……李……李嘛玩艺来的？”

我差点没笑出声来，我成了“玩艺儿”了。

“李翰祥。”

“噢！李——翰——祥？李翰这个祥！唉！真哪！真王八蛋！”

“啊？”

还真吓了我一跳，我想这回可糟了，不知道什么地方把沈先生给得罪了。

“真王八蛋，你看我这记性！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国立艺专的，你演过《棠棣之花》的盲叟，有一套，装瞎子还真象，是韩涛给你们导演的不是？服装还是中电三厂徐昂千厂长借给你们的，是吗？徐悲鸿校长亲笔写信借的，昂千把那封信还裱起来挂在墙上呢！你们演完戏，还服装的时候衣服全叫汗水给沤烂了，没烂的也成了估衣了，上边还全是老碱，绣花的，洗都没办法洗。你还真会说：‘徐厂长，马马虎虎吧，改天叫我们校长画幅马给你。’后来别说马了，马尾巴都没看见哪！你可真会打马虎眼哪！对不对呀！”

他这一篇旧帐，记得熟，说得快，如数家珍，如话家常，象快书里的“连珠串词”，说得我眼圈儿都红了！

“对，完全对！”

“可说呢！你跑到上海干么来，艺专毕业了么？”

“没有，我叫艺专开除了！”

“开……开除了？……为么？逛窑子？”

“不是，好出风头啊！搞学生运动啊，艺专学生分两派，一左一右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不过一出事，那边对我站那边。”

“好么，墙头草，两边倒，那也不至于开除啊？”

登台念文告声泪俱下

在一个圣诞节的晚上，听说美国大兵喝醉了酒，在东单把北大的女同学沈崇给强奸了，这还了得？于是北大同学会向全国各大专同学，发出了文告。艺专的同学们，推我作临时主席，叫我

在大礼堂把这篇文告当众宣读。”

“干么你宣读呢？”

“我喜欢演话剧么！于是，我登上了讲台，打开文告，情绪激昂，声泪俱下的由头读到尾。文告比林黛玉的诗写得更好，不仅‘一生心血结成字’，而且，一字一滴血，一句一行泪，说服力够，煽动性强，听得大家咬牙切齿，义愤填膺，当场全体议决：艺专与全国各地大专同学会，采取一致行动。并且当场推举我为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的主席（幸好只是主席，只遭到开除的处分，要是选我当总统，说不定会象朴大统领一样，那么这篇《三十年细说从头》，也就无从写起了。读者幸甚，编者幸甚，作者更幸甚矣），当天晚上我参加了在北大红楼文学院举行的全体学生代表大会，议决了反美大游行，于是我又领头‘反美’！”

“你干么又领头呢？”

“我是学生自治会主席么。”

“噢，李主席！”

（后来才知道，我这个主席，和逊清皇帝溥仪差不多，傀儡一名而已。说来说去不是那篇文告写得好，而是我念得太有感情了！）

“这之后，又参加了6月2日的两反、三罢：‘反内战，反饥饿；罢工、罢课、罢市’。”

“你饥饿吗，李主席？”

参加游行终于被开除

“不，不饥饿，学校发我全公费，吃的是白面馒头，大米粥，四菜一汤，我既不饥也不饿。可是，为了打内战，多少人流

离失所，多少人妻离子散，中国人打中国人，老百姓吃苦挨饿，总不是好事吧，所以我要反内战，反饥饿。”

“对，我们反吧，傻小子睡凉炕，全凭火力壮么！”

“大游行之前，我们代表大会计划得非常周密，同学们三五成群、化整为零，在红楼的民主广场集合，然后整队出发。队伍一成了形，军、警、宪就大气儿都不敢出了。队伍里有演戏的，有唱歌的，有演讲的，有发传单的，有画宣传画的。我和几个艺专的同学，每人提了一桶红土子，拿着粉笔，见墙就画，运笔如飞，有如神助，一大幅宣传画，一挥而就；愈来愈起劲儿，墙上画完画地下，画在柏油马路上，画在金鳌玉栋桥中间汉白玉的石板上，画在商店的招牌上，画在电车的车厢上，画在故宫的宫墙上……不！宫墙上没画！”

“为什么不画呢？”

“宫墙和红土子一个颜色，画了也看不见。我们一路上，通行无阻，警察不敢拦，车队不敢管，真是八面威风，威风八面。红土子用完了，看见颜料店就往里跑，好象奉了圣旨一样，‘快！红土子。’伙计们还真听话，马上回身就拿了两包红土子，帮我倒在桶里；掌柜的一回手，端了碗水也倒在我桶里了（我想后来的红卫兵跟我们也差不多，我长得黑一点，算是黑卫兵吧）。掌柜的一边替我倒水，一边还帮腔：‘对，内战应该反，枪杆子朝里不行啊；饥饿也要反，急了抓蝎子，饿了啃石头吗？吃饭了吗，黑同学？’‘没呢，这么忙怎么吃啊，有任务么！’于是提桶就走，后边的掌柜的送到门口，还来了一句：‘对，反对吃饭么，不，不对，反饥饿么！’”

沈先生半天没插嘴，大概看我说个没完，于是用手一拦：

“行了，行了，那时候我还在北平，游行的事我清楚，学校怎么把你开除了呢？”

“我们游行完了，倒一直风平浪静，李德三见了我比以前更

客气了。不过，没几天就愈来愈不对了，很多同学走路被人盯梢，很多旧同学的家长，被传到警察局去问话，可是，对我这个主席反倒放任得很，大概他们也一目了然，看得出我是个傀儡，所以抓鱼先抓头，先整我背后拉绳扯线的、几个平时最用功的，什么活动都不参加的，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一直是老实人，有一天都被披枷带锁的'请'走了（他们大概都是些'幕后英雄'，放在电影里就是制片编剧、导演、剪接之流的人物）。于是，风声越来越紧了，有几位服装、道具、场务一类的英雄们，也失踪不见了，后来才知道他们去了张家口的鲁迅艺专。最后，终于轮到我了，布告栏里贴了张布告，把我和另外三个给我陪榜的同学一起开除了！"

"为甚？反饥饿？反内战？"

想参观片厂别找舅舅

"不是，他们说我伪造文件，说我投考艺专时候的高中文凭是假的！"

"是不是假的？"

"假倒不假，也是教育部发的，不过是我花钱买的。"

"那就是假的！你们艺专不是高中毕业和同等学历就行了吗？有初中毕业证书也可以呀！"

"我是在三中念完了高二考的艺专。已经念到高二了，再拿初中文凭多没面子。"

"现在不是更没面子？"沈先生不赞成我的想法，把眼睛瞪得象个包子。

"其实艺专里99%都跟我一样，不过我太好出风头了，凡事皆因强出头么！"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